

藏書

第十九冊

(明)李 贄 著

藏書

卷第九
近臣傳
卷第十
外臣傳
(八册)

中華書局



藏書卷六十五近臣傳

一 宦官

正直中官呂強

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黃門。再遷中常侍。靈帝時。例封宦者。以強爲都鄉侯。強辭讓再四。因上疏陳事。曰。伏聞中常侍曹節等。讒諂媚主。佞邪傲寵。放毒人物。疾妬忠良。陛下不悟。妄授茅土。又并及家人。重金兼紫。相繼爲蕃輔。臣誠知封事已行。言之無益。所以冒死陳愚忠者。願陛下損改旣謬。從此一止耳。臣又聞前召議郎蔡邕。對

問於金商門。而令中常侍曹節、王甫等喻以詔書。令其極對。邕承旨。毀刺貴臣。譏呵豎宦。陛下不密其言。至今宣露。羣邪項領。膏唇拭舌。競欲咀嚼。致邕極罪。室家遠徙。老幼流離。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。不敢復盡忠言也。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。習於邊事。垂髮服戎。功成皓首。歷事二主。勳烈獨昭。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。一身旣斃。妻子遠播。天下惆悵。功臣失望。臣謂宜更徵邕授任。反頽家屬。則忠貞路開。衆怨以弭。帝不聽。時帝作列肆於後宮。使諸綵女販賣。更相盜竊爭鬪。帝著商賈服從之。飲宴爲樂。又駕四驢。躬自操轡。京師轉相倣倣。驢價

遂與馬齊。又爲私藏。收天下之珍。每郡國貢獻。先輸中署。名爲導行費。強復上疏諫曰。天下之財。莫不生之陰陽。歸之陛下。歸之陛下。豈有公私。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寶。中御府積天下之繒。西園引司農之藏。中殿聚太僕之馬。而所輸之府。輒有導行之財。調廣民困。費多獻少。奸吏因其利。百姓受其敝。願陛下詳思臣言。書奏。亦不省。中平元年。帝見黃巾賊起。乃召問強所宜施行。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。大赦黨人。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。帝納之。先赦諸黨人。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。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。然中常侍趙忠、夏惲等。遂亦怨

強入骨矣。於是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。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。帝不悅。使中黃門持兵召強。強聞召。怒曰。吾死。亂至矣。丈夫盡忠國家。安能對獄吏。遂自殺。時宦者濟陰丁肅。下邳徐衍。南陽郭耽。汝陽李巡。北海趙祐等五人。並清謹。退在里巷。不爭威權。又小黃門甘陵吳伉。善爲風角。博遠有奉公之稱。知不得用。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。

小心內侍高力士

聖曆初。嶺南討擊使上二闍兒。曰金剛。曰力士。武后以其強悟。敕給事左右。後坐累逐出。中人高延福養以爲

子。因善武三思。歲餘。復入禁中。玄宗在藩。力士傾心歸附。已平韋氏。乃擢內給事。初。太宗定制。內侍省不置三品官。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。中宗時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。然衣緋者尙寡。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。除三品將軍者寢多。至力士。則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。小事則專決。雖洗沐未嘗出。帝曰。力士在我寢乃安。當是時。宇文融、李林甫、韋堅、楊慎矜、楊國忠、安祿山、高仙芝等。雖以才寵進。然皆厚給力士以相扶助。肅宗在東宮。兄事力士。他王公主盡呼力士爲翁。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。始李林甫、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。而京師漕不給。乃

以賦粟助漕。及用和糴法。數年。國用稍充。帝謂力士曰。我不出長安。且十年。海內無事。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。若何。力士對曰。天子順動。古制也。且稅入有常。則人不告勞。今賦粟充漕。臣恐國無旬月蓄。糴不止。則私藏竭。又天下柄不可假人。威權旣振。孰敢議者。帝不悅。力士頓首自陳。心狂易。語謬。當死。及帝走蜀。力士從帝。進齊國公。肅宗卽位。靈武。帝聞而喜曰。吾兒應天順人。改元至德。不忘孝也。尙何憂。力士曰。兩京失守。生人流亡。河南漢北。盡爲戰區。天下痛心。而陛下以爲何憂。臣不敢聞命。後從玄宗還京。玄宗徙西內。居十日。爲李輔國所

譖。肅宗信之。除籍。長流巫州。巫州地多薺而不食。力士因感而詠曰。兩京秤斤賣。五谿無人採。夷夏雖不同。氣味終不改。寶應元年。赦還。見二帝遺詔。北向哭。嘔血而卒。年七十九。初。太子瑛旣廢。武惠妃方寵。李林甫等皆屬壽王。帝以肅宗長。欲立之而未決。居常忽忽不食。力士曰。大家不食。豈膳羞不具邪。帝曰。爾我家老奴。揣我意何爲。力士曰。豈以嗣君未定邪。推長而立。孰敢爭者。帝曰。是也。儲位遂定。天寶中。邊將爭立功以邀賞。帝嘗曰。朕春秋高矣。朝廷細務付宰相。蕃夷不讐付諸將。寧不自暇逸乎。力士對曰。臣間至閣門。見奏事者言雲南

數喪師。又北兵悍且強。臣恐禍成不可禁遏。帝曰。卿勿言。朕將圖之。十三年秋大雨。力士曰。自陛下以權假宰相。法令不行。陰陽失度。天下事庸可復安乎。帝不答。明年而祿山反。

忠謹中官馬存亮 嚴遵美

馬存亮。元和時。累擢知內侍省事。敬宗初。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。謀爲變。帝大驚。遽幸左軍。存亮出迎。捧帝足。涕泣自負。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。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。率騎兵討賊。射韶及玄明。殺之。賜存亮實封戶二百。存亮一時功最高。乃推委權勢。求監淮南軍。太

和中致仕。封岐國公。卒。存亮逮事德宗。更六朝。資性畏
慎。始去禁衛。衆皆感泣。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。唯存亮
及西門李玄。嚴遵美三人而已。遵美父季寔。爲掖廷局
博士。大中時。有宮人謀弒宣宗。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。
聞變。入射殺之。遵美歷左軍容使。嘗歎曰。北司供奉官
以胯衫給事。今執笏過矣。後從昭宗遷鳳翔。求致仕。隱
青城山。年八十餘卒。

忠節中官張承業

張承業。禧宗時宦者也。昭宗爲茂貞所迫。將出奔太原。
先遣承業使晉。因以爲河東監軍。其後崔胤誅宦官。在

外者悉詔所在殺之。晉王李克用憐承業。匿之斛律寺。及晉王病革。以莊宗屬承業。曰。以亞子累公。莊宗兄事承業。甚親重之。莊宗在魏。與梁戰河上十餘年。軍國之事皆委承業。凡畜積金粟。收市兵馬。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。多承業之功。莊宗歲時自魏歸省。須錢蒲博。而承業主藏。錢不可得。莊宗乃置酒庫中。酒酣。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。舞罷。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。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。和哥乏錢。可與錢一積。何用帶馬爲。和哥。繼岌小字也。承業謝曰。國家之錢。臣不得私。莊宗語侵承業。承業怒曰。臣老敕使。豈爲子孫計耶。惜此庫錢。

欲佐王成霸業爾。王若欲用。何必問臣。財盡兵散。豈獨臣受禍也。莊宗顧元行欽曰。取劍來。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。臣受先王顧託之命。誓雪家國之讎。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。死不愧於先王矣。太后聞之。使召莊宗。莊宗懼。乃酌兩卮謝承業曰。吾以杯酒之失。得罪太后。願公飲此。爲吾分過。承業不肯飲。莊宗入。太后使人謝承業。明日。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。慰勞之。天祐十八年。莊宗已許諸將卽皇帝位矣。承業方臥病。聞之。自太原肩輿而至。見莊宗曰。大王父子。與梁血戰三十年。本欲雪家國之讎。而復唐之社稷也。今元兇未滅。而遽以尊

名自居。豈王父子初心哉。且梁唐晉之仇賊。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。復列聖之深讎。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。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。夫孰敢當此。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。臣唐家一老奴耳。誠願見大王之成功。然後退身田里。使百官送出洛東門。而令路人指而歎曰。此本朝敕使。先王時監軍也。豈不臣主俱榮哉。莊宗不聽。承業知不可諫。乃仰天大哭。曰。吾王自取之。輿歸太原。不食而卒。年七十七。

狼賊奄豎趙高

趙高。奄人也。始皇巡遊至沙丘。道病。爲璽書賜公子扶

蘇曰。與喪會咸陽而葬。書已封。在中車府。令趙高行符璽事所。未授使者。而始皇崩。趙高故嘗教胡亥書。及獄律令法事。胡亥私幸之。高乃與公子胡亥、丞相李斯陰謀。破去始皇所封書。賜公子扶蘇者。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。立子胡亥爲太子。更爲書賜公子扶蘇。蒙恬死。行遂從直道至咸陽。發喪。胡亥襲位爲皇帝。趙高爲郎中令。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。大臣不服。官吏尙強。恐諸公子欲與我爭。奈何。高曰。臣固願言而未敢也。先帝大臣。皆累世名貴人也。積功勞相傳久矣。今高素小賤。陛下幸稱舉。令在位管中事。大臣鞅鞅。特以貌從臣。

其心實不服。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。上以振威天下。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。則上下集而國安矣。二世曰。善。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。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。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。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。皆流涕拔劍自殺。宗室振恐。羣臣諫者以爲誹謗。用法益刻。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。趙高說二世曰。先帝臨制天下久。故羣臣不敢爲非。今陛下富於春秋。初卽位。奈何與公卿廷決事。事卽有誤。示羣臣短也。天子稱朕。固不聞聲。於是二世常居禁中。使高決諸事。公卿希得朝見。盜賊益多。右丞相去疾。左丞相斯。

將軍劫進諫。二世下去疾。斯劫吏。案罪去疾。劫自殺。斯卒囚。就五刑。三年。趙高爲丞相。竟案李斯殺之。八月。趙高欲爲亂。恐羣臣不聽。乃先設驗。持鹿獻於二世。曰。馬也。二世笑曰。丞相誤耶。謂鹿爲馬。問左右。或默。或言馬。以阿順趙高。或言鹿者。高因陰中以法。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。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前。章邯等軍數却。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。自關以東。大抵盡畔秦吏。聽諸侯。諸侯咸率其衆西鄉。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。使人私於高。高恐二世怒。誅及其身。乃謝病不朝見。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。心不樂。問占夢。卜曰。涇水爲